

# 梅妃行

傾國之花多傾國，花稱傾國反失色；  
六宮銷鎖美人愁，一紙添潑才子墨！  
憶昔唐代開元中，力士伺歡馳驕驄，  
選得江家嬌嬌女，三千粉黛顏增紅。

紅顏據說命多薄，棄舊憐新運詭詭；  
梅花一枝壓衆芳，遂教凡艷輕淪落。  
玉骨冰肌娟且妍，楚楚贏得君王憐，  
綠髮粘香蝶戀戀，翠袖秋羅輕翩翩。  
潛取玉笛譜絲竹，樓東新詞歌往復；  
吟罷爭傳瑟瑟詩，唱殘難數紅紅曲！  
閒情如雨又如麻，別院笙歌太喧嘩，  
百尺紅簾隔不了，一枝玉笛寒聲寒！

回看玉燕雙棲處，玉臺飛絮才尤著；  
瓊樓玉守望如仙，況復後庭生玉樹！  
玉梅開處映山光，羅綺輕籠夜氣涼，  
明月在天人在鏡，玉簫風咽木樨香。  
樓東閣聳雲霄上，崔嵬萬倍翠樓曠，  
但得君王增愛憐，金臺豈不神山望？  
昨夜金錢賭洞房，今朝紅葉索詩忙；  
秋雨落梧憐別院，春風鬥草嬉諸王！  
朝朝暮暮情無已，又將狐媚媚天子？  
難怪天寶二年前，漁陽不睹烽烟起！  
羽衣譜出霓裳聲，九華帳裏香夢驚；  
羅衣譜出霓裳聲，九華帳裏香夢驚；

馬肇選

K.S.L. 0516

花有宮今月有殿，棄捐同是秋團扇；  
長信宮中有誰知？昭陽殿裏有誰見？  
轉笑人間婦行良，獨憐痴情唐明皇；  
孰是絲麻孰管蒯？一池碧水啼紅妝！  
廣寒宮闕雲端出，顧影自憐冰玉質；  
既然甘願謫人間，無用花間宋玉筆！  
怪道怨愁日日生，都隨絲竹化秋聲；  
宮中豈無它花樣？直待捐棄真性情！  
且復且兮暮復暮，捐何所因棄何故？  
換取金樽萬萬千，依舊珠火照舊路！  
二分身價百尺檣，一代繁華共梅楊，  
十里紅城春色老，半歸樓閣半歸塘。  
豈怨姬姜棄不用，但願君王情尊重；  
沉香亭留翰林詩，羅浮山上神仙夢。  
柳絮飛殘又暮春，連番風雨餞芳辰，  
宮中易改新花樣，檐外難尋捧酒人！  
宮中花影宮外少，梅楊雙姝更天嬌；  
鬢髻風流蓮步輕，青煙鬱鬱樓臺曉。  
鳳林風景占雲間，碧嶂紅樓白石環；  
難忘新絲添綠髻，留得舊夢繞青山！  
秋心久被愁心緜，綠蕉窗下不堪度，  
點點珠燈促相思，宮中風月待誰慕？  
雲飛五色花萼樓，文武百官拜垂旒！  
君王癡癡若有失，珍珠一斛遣相投。

一珠一淚訴無歡，紅袖沾淚題詩句，  
二十八字酬珍珠，信此即是長門賦！  
天子覽賦思悄然，傳命樂府傳新篇，  
梨園鼓多聲易歇，椒房桐冷情難捐！  
在苜蓿華水斷續，明月娟娟空躑躅；  
漁陽鼙鼓絕塵音，金粟凋殘淚相促！  
春雲嫋嫋裏，愁緒縈成爲了誰？  
豈綠年華誰解得，儘拋紅豆記相思！  
天長地久無日止，敢問君王何戀此？  
君王念言樂自知，承歡何用窺其旨。  
燼煙鳥盡漏沈沈，細語渾忘到夜深；  
滿地月華寒似水，幾番香夢負鴛衾！  
忽然秋意寂萬籟，百尺宮牆天爲蓋；  
樓臺金碧映夜光，隱約銀河青山外！  
長生殿後畫舫開，詩笛爭開君王懷，  
一盞秋光明于鏡，照過多少美人來？  
黃門匹馬下相召，下得馬來急宣詔；  
喚起梨雲香夢醒，醒來反疑夢魂繞！  
斜簪珥雀服珠襦，淡畫蛾眉淺點朱，  
重對菱花窺仔細，此時比得舊時無？  
繡鞋寶鏡紅鞦韆，高掛珠燈燒鳳蠟；  
九曲迴廊靜無聲，須臾環珮動西閣！  
步步蓮花入金門，依舊蛾眉朝至尊；  
玳筵筵開解離恨，芙蓉帳暖返香魂！

## 會說話的照片 醫二許正園

「照片」不應該只是掛在牆上供人欣賞的東西，事實上，一張好照片的說服力可抵得過千言萬語；然而，放眼國內大小影展，卻充斥著風花雪月，或者只重技巧，而沒有內容的照片，我並不是反對這類作品的存在，只是認為這些照片太多太濫了。

宇宙何其之大，可供拍攝的對象又何其之多，愛好攝影的人士大可以發揮其想象力與創作力，將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人格放入照片內，如此產生的作品，才是最純真最有味道的照片。

底下選出一些本校同學的照片，雖非最上乘之作品，但至少它們是出之於幾個業餘的愛好者的心血。

請大家細細地「聽」它們講出一個個的故事：

### (1) 荒烟



香魂已返添新築，舊事早被鶯聲逐，  
夜夜迎得君王來，淡淡煙痕鎖金屋。  
紅燭清歌不夜天，上元時節月皎然，  
閉門各鬥心思巧，不惜金銀買錦纏！  
花霧濛濛不知處，莫向高樓逐飛絮；  
天街落月滿院昏，落葉獨隨流水去！  
美人蕉幸起怨嗟，爲報君王筆生花；  
欲種羅浮山下樹？青衫才得泣琵琶！  
對此亭亭玉樹色，飄飄錦衣瑤臺側；  
花看不嫌終白頭，鬢影花光鬥正力！  
含愁帶顰語變成，未許楊枝獨洩春！  
百尺紅牆障花塢，巡檐尚有怨花人！  
天雞一聲月西墮，紅日三竿烏繡戶，  
同枕猶眠翡翠衾，長夜佇怨騰脂虎。  
小鬟來報神色匆，玉梅花開翠屏風，  
御榻鐘煙青鬢變，潛移香夢轉東宮。  
東宮去後情脈脈，昨宵有核猶狼籍；  
最是多情拋翠鈿，最是無情拋鳳鳥！  
翠鈿鳳鳥遺將來，寄望他日重登臺；  
賜環不必將軍諱，作賦已無司馬才！  
鶴號猿啼聲至苦，丰茸何用嗟遊樹？  
不見嶺南紅荔枝，不踏馬嵬坡下土！  
轉轉蕭蕭西出關，王孫麥飯悲歡顏，  
十載關心幾紅粉，兩京回首失青山！

檐際寒雲霜玉屑，回思往事增嗚咽；  
往事已了魂莫招，又見瑤臺聚冰雪。  
風雪聲中駐玉鞍，帳中飲餞不勝寒；  
別離酒少生愁易，酬唱詩哀押韻難！  
翠羽紛披增迷惑，才華嬌艷廣播殖，  
艷逼揚花欲飲香，香枝搖曳增歎惜！  
空勞深淺畫蛾眉，苦戀虛榮何太癡？  
壓檻花光助醉酒，隔牆鳥語宛催詩。  
淚絲消得紫雲委，癡願何曾隔生死？  
可笑才人向花心，忍將悲感寫如此！  
雲階月色好簾櫳，百戰韶光迥不同，  
流水銀橋依舊碧，清輝照眼可憐紅！  
夜夜春宵庭月滿，秋風桂影天香散；  
一枝楊樹壓上林，霓裳仙音芙蓉館。  
館娃宮外浣花池，舊事茫茫夢不知，  
未必佳人真誤國，長安風物等殘棋！  
青山易老真奇絕，迷離何止玉簪折？  
紅燈搖搖一醉人，舉杯又向梅花訣！  
波光如鏡女牆環，鏡裏分明現翠鬢；  
蟬鬢尚留當日影，蛾眉早已隔湖山！  
莆田氣節豈無匹？百萬軍中豈屈膝？  
漫論花姿兼花品？管領羣花兼第一？  
樂天詩擅雞林名，早將長恨歌翻成；  
蓬萊仙子竟何處？千載梳妝梅妃行！  
碎碎碎！千載梳妝梅妃行！